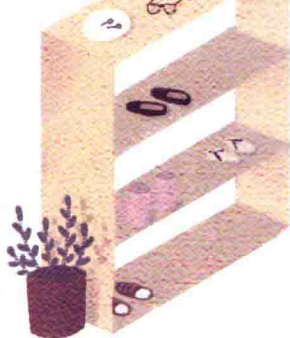


时代青春文学书坊

BEIDA
CHASHENG



北大“差”生

破破 / 著

高考超常发挥考入名校的周林林
与校花方予可的逗趣爱情

全新修订
彩色内插
独家新增超长番外

读者票选
校园萌爱第一文
阿里影业
“A计划”
首部重推 IP

在女朋友是否被馅饼
碰到的问题上
傲娇的方同学表示：

我这么聪明的人
会让自己吃亏？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北大 “差”生

破破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“差”生 / 破破著. —合肥 : 安徽
人民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212-08929-0

I. ①北… II. ①破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8888号

北大“差”生

破破 著

出版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张 旻 袁小燕

特约编辑: 伍 利

责任印制: 董 亮

装帧设计: 刘 艳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电话: 0551—63533258 0551—63533292 (传真)

印 制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880×1230

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290千字

版次: 2016年7月第1版

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12-08929-0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	入学搭档方予可	/001
第二章	一见钟情	/006
第三章	选课这门技术活	/026
第四章	如何证明我是一个女人	/037
第五章	那是只属于他们的美好岁月	/050
第六章	暗恋无疾而终	/063
第七章	方予可的初恋女孩儿	/083
第八章	我是差生，但不许这么欺负我	/108
第九章	茹庭的生日宴	/118
第十章	两大帅哥的辩论	/140



目 录

/ BEI DA CHA SHENG / CONTENTS

第十一章	醉酒 kiss	/153
第十二章	我喜欢你	/166
番外	我等这天等了十四年	/181
第十三章	俗套的误会	/192
第十四章	淑女进行时	/206
第十五章	神圣的军训	/219
第十六章	分手的过程原来可以这么伤	/239
第十七章	赠送你一颗迷糊却始终向着你的心	/272
番外	为什么喜欢上了这样一个她	/286



入学搭档方予可

“林林啊，你说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，竟然能考上北大。等到了大学，你第一任务是要保证不被退学，第二任务是减肥，第三任务是要找个名牌大学的男朋友，保证你们下一代万一走不了狗屎运，靠基因遗传还能考上名牌大学。”

这是我妈送我到火车站时交代我的话。

至于我妈为什么只送我到火车站，而不是陪我到学校呢？那是因为我妈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镇高考第一名、和我考了同一所大学的那位是个男生，还是个清秀的小白脸。我妈就喜欢小白脸，老人家的偶像是元彬。她通过无数个渠道要到了那个人的电话，然后亲自打电话给人家：“喂，是方予可同学吗？你好啊。我是周林林的妈妈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林林不是跟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嘛，哦，你不熟啊。没关系没关系的，处着处着就熟了啊。那什么，我们家林林啊，第一次出远门，但我和她爸爸啊，参加了个旅游团。所以，麻烦你照顾一下我们家林林。拜托了啊。有时间到阿姨家玩啊。”

我坐在旁边听着都害臊，什么旅游团，没影的事儿。我妈要舍得花钱旅游，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。

再说方予可，虽然我们是高中校友，但我们那破学校重理轻文，他们理科楼造得跟宫殿似的，我们文科生独居一隅，跟宫女住的地方差不远。虽然同校了三年，但我也没和他打过照面，只在学校颁奖时，远远望见过他，只知道他被女生评为校草，听说是我们校长的孙子。他倒没给咱校长丢脸，

动不动就得个××奖项第一名。咱学校的玻璃橱窗里都张贴着他的一寸照片，旁边写着××年×月×日生，××年被评为省三好学生，××年×月得了××奖，等等。我曾经和闺蜜妖子打趣说，你看那照片拍得跟第一代身份证照似的，配上那段话，整一个就是一诰。

也幸亏咱这小镇没有保送名额，不然这种人都不用高考，直接去清华北大了。听说这次高考成绩一出来，北大就打电话给方予可，让他自己挑系。跟这种人一起上大学，压力太大，而且他肯定也看不起我这种人。唉，以后到了北大，到处都是这种人，想想我都头大。俗话说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我何必为了光宗耀祖，自作孽地也报了北大呢？

话说高考之前的所有模拟考，我的成绩都呈现出极大的摇摆性，有时波峰的成绩是波谷成绩的两倍。我还根据每次模拟考的成绩画了一张折线图。按照折线图的走向，我高考成绩应该是波谷的。没想到，高考出现涨停趋势，冲到了珠穆朗玛峰顶，以至于我收到高考成绩短信时，面对着前面若干个零再加上末位两位数的排名时，一直怀疑短信是不是发错了。

在家庭会议上，我不停地问我老妈，我是全省28名吗？是吗？是吗？

我妈瞪了我一眼：“想考名牌大学想疯了吧？怎么可能，一定是你们学校28名。”

向来稳重的老爸忽然开口：“前面有这么多个零，看来应该是几十上百万的考生数量，按这个推理，应该是全省的排名吧。”

在全场沉默了大概一分钟后，我妈迅速地拿起电话打给我大姨：“大姐，大馅饼砸到我家林林啦！”

我一进火车车厢里，就发现我座位对面已经坐了一位男生，他穿着简单的纯色T恤和卡其色的休闲裤，逼仄的空间，长腿以好看的姿势交叠在一起，白色的帆布鞋暗自躲在折叠桌下俏皮地跷着。折叠桌上方，帆布鞋的主人有着巴掌大的脸，脸上架着一副简单的黑框眼镜，因低着头，看不见眼睛，只看得见镜片后面是浓黑的如同扇子的睫毛。睫毛翻动的方向是一本《国家地理》，由一只瘦长骨节分明的手轻轻翻动着；另一只手里则任由一支素色的签字笔行云流水地穿梭游走。



我试探着问：“请问是方予可吗？”

他抬了抬头，手中的笔还没停下来：“嗯，我是。”

我立刻甩出我的周氏大笑脸：“你好你好。我是周林林，多多关照。”说完立刻把我的一堆零食放在了折叠桌上请他吃。

方予可冷冷地说了一声“幸会”，便接着翻他的杂志去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听到敲玻璃声，扭头一看，是我老妈。她跟我眨了眨眼，往方予可的方向努了努嘴，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

我气绝地翻了一下白眼，怒道：“还有完没完啊？”

这一吼，吓到了沉浸在书中的方予可。他盯着我愤怒的脸，说：“女孩子脾气太火爆了会嫁不出去。”

还没等我回嘴，他又埋头看书了。

火车终于轰隆轰隆地往前跑了。

我百无聊赖地拿出一本《知音》，翻看了几页，觉得无聊得很，没话找话地问：“方予可，你怎么考上北大的啊？”

方予可没抬头，继续转笔：“以前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，正常发挥。”

“哦。幸亏我糊里糊涂也考上了，不然我们这小镇就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，那你多孤单啊。嘿嘿……”我笑了笑，其实伤口又被撒了一次盐。

整个火车旅途中，我都非常寂寞地发短信、看《知音》、啃鸡腿鸡爪，无所事事。而方予可就跟一雕像似的坐在对面看书，要不是那转动的笔，我都怀疑他还是不是个活体。最后，困意袭来，我趴在折叠桌上睡着了。

朦朦胧胧中，我被方予可拍醒：“喂，到卧铺上睡去。”

我抹了抹嘴边的口水，扑通一声往后仰，连鞋也没脱，就躺在卧铺上不省人事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对面的方予可又坐在那里看书了。真是个书呆子啊。

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车程，火车终于到站了。

由于我们在开学日期前就到校了，因此火车站没有接我们的师兄师姐。我和方予可打了个车直奔北大。出租车司机跟我神侃一通，方予可仍然和冰雕似的在旁边给我们降温。



有人聊天时间就过得快，感觉没过多久，司机就说到了。

我下车，一抬头便看见了电视上经常见到的经典的“××大学”四个字。

我把行李往旁边一扔，在大牌匾下一站，跟方予可说：“方予可同学，给我拍个照吧。要是洗出来的照片上没有我这个人，就说明我真的在做梦。”

方予可一副看白痴的表情，摇摇头对我说：“你能不那么幼稚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那不一样啊，你们看北大跟看家人似的，出生的时候就注定是北大的人了，对它当然没有感情了。我不一样啊，我就是一草根嫁入了豪门。我还不知道人家豪门后不后悔呢。万一被踢出来了，这个照片也能跟个结婚证似的，能证明我曾经在豪门过过日子啊。”

方予可：“……”





这是我之前无数次想象过的事情。

有温暖的阳光在马路上绽放，

有朵朵白云溢出灼灼光华，

还有我爱的人走在我身旁。

如果他能牵起我的手，

那我就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



一见钟情

学校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我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恨不得在所有事物前都拍个照。

估计方予可嫌我丢人，说：“你在这里坐会儿吧。我给师兄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接我们。大热天的你也不怕晒。”

我装作惊奇状：“哇，方予可，你能跟我连续说三句话了。不容易啊不容易。”

方予可瞪了我一眼，低头没说话。

我们在树荫下没坐多久，就听到有人拍了方予可一下。

“怎么提前来了？”

我抬头，太阳底下没看清楚对方的脸。我晃了晃脑袋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师兄好！”

师兄笑着对方予可说：“还带家属过来了啊？”

方予可推了推师兄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瞎说什么啊。”

这一推，师兄终于站在树荫底下了，我也看清了师兄的脸：小眼睛，翘鼻子，小酒窝，尖下巴。阳光透过树叶洒洒点点地落在师兄的脸上，树叶一摇晃，光影也在师兄的脸上摇晃。

我心跳得有点厉害，咽了一下口水，吐出一句：“师兄贵姓？”

方予可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就叫师兄吧，又不是你的嫡系师兄。只不过都是我们镇的人。跟你不熟。”

我连忙道：“老乡啊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。不是嫡系师兄，



胜似嫡系师兄！”

师兄温和地笑笑，转过头跟我说：“真会说话，你叫我小西就行了。”

方予可瘪了瘪嘴：“出来才没多久，就泪汪汪地念老乡情分了。”

我当作没听见，笑着和师兄说：“小西，我叫周林林，读德语的，你念什么的呀？”

师兄还没说话，方予可就说：“跟你说了是我嫡系师兄，我读经济，他当然是念经济了。白痴。”

师兄笑了笑，酒窝更深了：“我比你们高一届。”

我连忙道：“经济好啊经济好。祖国的发展全靠你们了。哪像我们念的东西都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。我本来也想读经济的，就是这次考试没考好，差那么几分调剂成这个专业了。”

方予可不可置信地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明明在说：你还好吧？

我自动过滤掉他惊奇的脸，继续和小西攀交情：“小西，以后你可要多教教我数学上的东西，数学是我的弱项。”

小西又笑了一下：“你们德语系数学是免修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旁边的方予可没忍住，扑哧笑了，把我晾在一边，看我笑话。

由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到新生注册的日子，我们拿不到宿舍的钥匙。小西把我们的行李带到他的宿舍，开始联系附近的旅馆。

没想到很多人都提前来校，这边大大小小的旅馆都爆满，只剩下一个校内的招待所还剩下一个三床位的大房间。我哀怨地望了望小西。

小西为难地说：“要是予可早几天跟我打个电话就好了，我好早预订，现在有点儿被动了。你们也就住两个晚上，要不就凑合凑合。方予可的人品我保证，你……”

我立刻打断小西的话：“要不方予可住你们这里，我住那个招待所吧。”

小西想了想：“我们暑假都不回家的，床位比招待所还紧张呢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太方便。那这样吧，予可你跟我拼一张床吧。”

方予可说：“我没意见。”

我看了看那一米宽的床板，一下子为难起来。大夏天的，宿舍也没有



空调，让两个大男人挤在这儿，确实也不行。再说，人家早认识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拖油瓶，还挑三拣四地让人家凑合。何况一个人躺三张床也有点儿浪费……

我鼓起勇气：“那这样吧，小西，我们三个都住招待所吧。好歹也有个空调凉快点儿。”

方予可眼睛里有点儿邪邪的笑意，轻声说：“算盘打得这么响，数学怎么会学不好呢？”

我扭头轻声骂回去：“关你什么事！”

小西笑着说：“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家予可呢，我可以去。其实我们家予可特别正派的。”

方予可抱拳作势打了打小西的肩膀。

小西一锤定音道：“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”

小西临时接到个电话，去帮一个同学捣鼓电脑去了。

我和方予可刚进招待所还没坐稳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来了。我边走向盥洗室边接听电话。

“林林，住的地方还习惯吗？”

“还行，宿舍的钥匙提前领不了，所以我们只能住招待所了。”

“哦，方予可还照顾你吧。你是不是住他隔壁啊？”

我顿了顿，吸了口气：“妈，他是睡我隔壁，而且我们还同房呢。”

手机那头传来绵长的“啊”声之后，我默默地挂了电话。

一会儿，我妈给我发了短信：“林林，虽然我挺喜欢那小子的，但是其实还没有调查清楚。很多事情你要想明白了。冲动是魔鬼。”

我无奈地回：“妈，我保证未来几年我都是原装的。”

老人家过了很久之后给我回复：“其实，年轻人有激情也不是件坏事。加油！”

我气冲冲地跑出盥洗室，大声地喊了一声“啊”，时间跨度和我妈刚才的那一声“啊”一致后，我才罢休。

方予可轻轻地骂了一句：“白痴。”





想靠近摸摸她的头发，想把她搂在我的怀里，
我第一次清醒地明白，
这就叫心动，这就是爱情。

我拿起枕头远程砸到他脑袋上：“骂什么呢？”

方予可嗖地站起来：“不和白痴理论。”说完便出去了。

我一气之下，用力踢了踢床腿，换来的却是更绵长的“啊”的痛苦惨叫声。

我气恼地趴在床上，想着老妈的疯言疯语，再想想小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累着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天黑了。

我揉了揉脸，迷迷糊糊地起了床，靠着门框又眯了眯眼。没料到人还没靠舒服，门就“哐当”被用力打开了。门沿恰好撞在了我鼻子上，瞬间我感到两股热流从我鼻孔里流出来了。

门外是方予可既惊奇又惊慌的脸。小西也一道和他回来了，一看我这阵势，连忙跟我说：“你躺着去躺着去吧。”

我就这样刚从床上起来，又被揪回床上了。

本来我是一肚子火要对方予可发的，但鉴于小西在旁边，我压了压肚子里的怒气，装作淑女的大度样子。

“以后我也不敢往门边上站了，太危险了。”

方予可念叨了一句：“白痴，没见过傻到趴门框的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那怒火又要喷出喉咙了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咬着牙低声对他说：“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挡您大爷路了。”

方予可努努嘴没说话，转身去盥洗室洗毛巾去了。

小西从招待所阿姨那里拿了点儿棉球回来，跟我说：“我不太方便，你自己塞一塞吧。”

我觉得自己本来就不是什么美女，再塞棉球不是更没形象了。我一手捂着鼻子，另一只手忙把棉球推开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血小板好着呢，马上就能自动止血的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”

话还没说完呢，方予可就拿着湿答答的毛巾回来了：“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然后把毛巾往我脸上一扔，“自己敷吧，过会儿就好了。”

本来这个时间点，小西和方予可是来叫我一块儿去吃饭的。没想到出



了这么个事儿后，他们也只好看护我这个伤患了。房间里特别安静，只有小西和方予可翻杂志的声音，我望着天花板一阵无聊，刚准备打开电视，消磨一下时光，肚子就开始唱空城计。我那叫一个后悔啊，我要早开十秒钟的电视，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尴尬啊。我的形象啊，我在小西心中的形象啊！

小西笑了笑：“要不我去食堂打饭过来，我们在这里吃吧。本来今天想下馆子请你们吃的，没想到林林没有福气。”

这一声“林林”叫得我很受用。我赶紧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你和方予可去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顾及我。我怎么着都行。”

刚说完，肚子又非常不配合地叫了一声，我有些尴尬。

方予可看不下去了：“小西，走吧，我和你一块儿打饭去吧。”

我背过脸，吐了吐舌头，今天丢脸丢到太平洋了啊。

饭买回来的时候，我的鼻子也没事了。方予可拿了张餐巾纸开始擦桌子。

“洁癖。”我轻声嘀咕。要搁我平时，饭菜直接往桌上一放，手都懒得洗，操起筷子就吃上了，哪来那么多事儿啊。方予可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四平八稳地从塑料袋里拿出盒饭来。

两荤两素，一个汤，三份饭。我盯了红烧肉好久，咽了咽口水，把筷子伸向了菜花。唉，这淑女规矩也太多了点儿，连块肉也吃不上。我心里一阵怨念，怨念到我嚼着菜花，还目不转睛地盯着红烧肉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西说：“林林，你怎么光吃素菜啊，吃点儿肉呗，今天流了这么多血，还不补点儿血啊？”

我连忙摆手：“不不不，我就吃素菜，我素食主义。”

喝汤的方予可被呛了一下，拼命地咳嗽起来，整张脸咳得通红通红，他喘了口气说：“嗯，她是素食主义。火车上她买了一袋子乡巴佬鸡爪，通通都送别人了。”

我怒瞪了他一眼，生怕他说错话。没错，我在火车上是看了一晚上《知音》，也啃了一晚上的乡巴佬鸡爪，可碍着他什么事儿了呀，就他嘴多。



火车上不是一句话都没有的吗？

我抛了他一个白眼：“乡巴佬鸡爪是我妈买的，我妈就是这点不好，老嫌我太瘦，恨不得我一下子重个十斤八斤的。没办法，只好遂了她老人家的的心愿带到火车上了。”

我一边向老妈忏悔，一边用威胁的眼神扫向方予可。

方予可坦荡地看了看我，和小西说：“她妈妈估计比较乐观，都长这样了还嫌瘦。”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被安排在最靠里的床位，至于中间那张床睡谁他们不说，我也不好意思问。

等小西去洗澡的那空当，我拉了拉方予可的衣角，抛出电影中的经典台词：“方予可，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求过你什么事没有？”

方予可看了看我：“你认识我就两天，你平时求人的频率是有多高啊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只好拿出撒手锏：“不管，反正你挺我就是了。”

“怎么个挺法啊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睡在最旁边那张床上就行。”

方予可看了看床，再看了看我：“你对我有意见？”

我连忙摇头：“我对你哪有意见啊。我这不是想着我们在火车上已经面对面地互看了这么久，怕你日久生情了嘛。”

方予可嗤笑：“白痴。”

由于下午睡了很久，晚上熄灯睡觉时，我一点儿困意也没有。小西就睡在我旁边的床上。月光洒下来，他脸部的线条就更加柔和了。

夜晚真是个好东西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一个人。方予可这家伙还算好诶，能遂我心愿，躺一边去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嘿嘿笑出声来。

过了很久，我仍然一点儿睡意都没有，刚好妖子给我发短信，问我新环境适应得怎么样。

我一激动，偷偷穿上拖鞋，溜到阳台，给妖子打电话。

“妖子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？”

